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台湾

少数民族研究
论丛

第IV卷

曾思奇 主编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Forth Volume

民族出版社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 The Forth Volume —

台湾

少数民族研究
论丛
——第IV卷——

曾思奇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第IV卷/曾思奇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ISBN 7-105-07965-7

I. 台... II. 曾...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台湾省—文集 IV. K280.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675 号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第IV卷

编 者: 曾思奇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封面设计: 智见设计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e56.com.cn>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3.5

定 价: 3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序

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凌纯声语）。唯其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这块学术研究领域里耕耘不辍，留下了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著作。

1

基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宗旨，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牵头、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执编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下称《文库》），拟精选一批涵盖历史、文化、语言、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发展状况等领域，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著作，以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教材、调查报告、论文专集等形式，纳入《文库》系列丛书。除隆重推介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外，《文库》还将着力于支持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实证性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列入出版计划。通过以上两大系列学术成果的规划和推展，以期构建一个独树一帜的、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的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领域的平台。

我们希望《文库》既负载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研

究重任，也促进两岸民族文化交流。我们深信：凝聚着海峡两岸广大学者睿智和热诚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的问世，一定能够为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的发扬光大和繁荣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刘宝明

2006年12月

《论丛》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而且最终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

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于2006年4月成立，旨在推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平台。《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是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论著。该《论丛》将以现代民族理论及人文科学理论为指导，包括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尤以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现状、文化变迁以及两岸民族政策与关系的研究为重，以期推动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的学术研究。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首期推出的系列论文，汇集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以来，大陆学界发表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历史、社会、语言、文学、文化习俗、宗教、教育、现状等各个领域，其作者既有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几十年如一日耕耘不辍的老专家，也有在新研究领域开拓进取的中青年新秀。不同

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无不凝结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来之不易，实属难得。现在结集出版，除表达我们对他们刻苦、敬业的研究精神和业绩的崇敬外，也寄托着以此为基础和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新天地的期望。

祖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如果从著名民族学家林惠祥教授 1929 年亲历台湾田野调查，1930 年发表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算起，历 70 余年。初创时期，林惠祥、凌纯声、卫惠林、陈绍馥、李亦园、张光直、陈奇禄、董同龢、丁邦新、李壬癸等著名学者，既开风气复为师，开辟之功，堪称卓绝。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又有一批学者继往开来，在各自领域，奋发有为，各领风骚。他们发表的论著数以百千计，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殿堂的建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 1950 年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投入和建树。1951 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在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前身）建立以台湾籍少数民族学者为主体的高山族语文教研室（现台湾南岛语教研室前身），从事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研；在历史系成立民族研究部，其中设置高山族历史和教研人员的建制。这两个系科“文革”前曾招生授业。“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语言专业的建制和规格从大学本科教育提升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现在设有“台湾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厦门大学历史系 50 年代起设有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的教研机构，承担着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专业人才的任务。此外，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有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教学和研究的专职或兼职人员。毫无疑问，大陆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成就，是同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及其他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毋庸讳言，我们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或者说欠缺。例如，我们的专业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关注点重传统轻现状，重文化轻政经，重现象轻过程，研究领域尚有盲点；囿于两岸长期阻隔的政局，妨碍甚至阻塞了学术调研和信息资源的正常交流，也影响学术观点的正常讨论；专业人员较少，与形成专业意义上的人才队伍和研究规模这一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这些不足或缺欠是历史和客观因素所导致，不是作者个人能力所能超越的。因此，这次结集出版时，对入编论文的处理，基本采纳原作者发表时的文稿，不作文字和注解勘误以外的增删、修订工作。这点，我们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谨请读者见谅。

回顾和检阅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 50 多年历程，成绩固然可贵；而展望未来、发扬光大我们的研究工程尤为紧迫。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已为学界和国人所认同和重视。随着世局的变化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迅速发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加突出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任重而道远。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热忱地希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的推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总结，而且是新旅程、新篇章的开始。让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让我们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繁荣发展。

编 者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与传说 /张崇根 /1	
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东夷太阳神话之比较 /刘敬源 /15	
高山族人类始祖神话初探 /曾思奇 /29	
俯仰天地 返璞归真	
——高山族人祖神话漫议 /李文甦 /42	
试论高山族洪水神话的几种型式 /曾思奇 /48	
略论台湾原住民神话“洪水遗民”母题的价值 /杨 梅 /64	
试论高山族神话对血缘婚的反思 /曾思奇 /81	
台湾原住民征日神话之比较分析 /周 翔 /98	
台湾百步蛇图腾漫议 /曾思奇 /113	
高山族排湾人的蛇图腾文化 /刘 军 /119	
高山族传统文化与发展 /陈国强 /127	
台湾平埔族与高山族文化变迁之比较研究 /许良国 /135	
台湾省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述略 /王文光 田婉婷 /159	
关于台湾原住民传统工艺研究的对话 /黄 泽 光映炯 /172	
从清代诗词看高山族平埔人的传统文化习俗 /曾思奇 /185	
台湾南岛语民族文化的变迁 /罗春寒 /207	

传统社会变迁与民族文化遗产

——以台湾泰雅人为例 /李绍明 /231

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古代文化渊源 /韩伯泉 /251

台湾族群文化分析 /廖 杨 /261

民族遭遇与民族艺术变迁社会中的少数民族艺术实践

——以台湾少数民族歌舞艺术为例 /杨晋涛 /287

台湾少数民族的丧葬民俗文化 /陈伟明 /297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酒文化探析 /刘正刚 刘 强 /313

论高山族动物故事的雏态美 /曾思奇 /325

台湾高山族民间舞蹈 /李才秀 /338

高山族民族歌的色彩差异 /苏 琴 /344

高山族的雕绘艺术与原始崇拜 /曾思奇 /348

高山族歌谣及其格律 /曾思奇 田中山 /358

陈第与台湾高山族研究 /陈国强 /369

陈第与《东番记》 /贾 宁 /381

陈第、沈有容与《东番记》 /李祖基 /396

周婴《东番记》考证 /张崇根 /411

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与传说

张崇根

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与传说，是他们对宇宙构成、异象和灾害等自然现象进行的猜想和解释，有太阳神话、洪水神话和创世神话等，这些神话传说，是他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太阳神话

1

各族都有太阳神话流传于世，大致可分为拜日型与斗日型两类。

1. 拜日型。此型太阳神话与人类起源有关，又可分为两个亚型：一是兄妹婚亚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泰雅族兄妹俩为了追寻太阳，自中国北方跨越喜马拉雅山，取道南洋群岛，到了台湾。兄妹二人隐居高山之中，以打猎为生。后结为夫妻，繁衍后代，才有今日的泰雅族。二是太阳为繁殖人类之母的卵生亚型。排湾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太阳卵生的。太古时代，太阳在“茶卡包根”山顶，降下红白二卵，命百步蛇“保龙”保护。不久孵出男女二神，这二神的后裔变成了排湾族贵族的祖先。至于平民的祖先，是名叫“丽莱”的青蛇孵出来的。鲁凯族传说太古之时，太阳与壶结婚，生蛋（女

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与传说

性)。此蛋与岩石生的男人结婚，生一女叫 Valon-valon；她又与百步蛇结婚，生两男孩。Valon、百步蛇与长子升天去了，次子 Canovako 就成了部落的头目。

这三族的太阳神话，还有内容稍异的不同说法，此处不一赘举。比较而言，排湾、鲁凯两族的太阳神话更原始些，是太阳繁衍了人类；泰雅族的这则太阳神话是在有了人类之后，这或许是他们本来以中国内地的北方为祖居地，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太阳神话的原始面貌失落了。

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阿美族有一则创世传说是这样的：远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出来两个神：男神称 marejap，女神称 maswan。那时整个宇宙都是黑暗的。他们结婚后生了一子一女，男的叫 arajan，女的叫 mazaleno。这一子一女结婚后又有好几个子女。其中女神 measele 变成太阳，男神 anavejau 变成月亮。从此世界才有光明。到他们的第 15 代子孙时发洪水，兄妹二人乘木臼到山顶避难，后结为夫妻，所生子女为阿美、布农、泰雅和排湾族的祖先。

阿美族的这则神话，不仅叙述了他们祖先的由来，而且连太阳、月亮的形成也包括在内，其产生年代的久远，可与盘古开天地相等了。至于说，太阳和月亮的第 16 代传人是几个民族的祖先，那是由文化交流的缘故，把其他民族有关祖先来源的传说吸收进来，当是后起之事。

2. 斗日型。此型神话，在母系氏族社会里见不到，而进入父系制的泰雅、布农、邹、赛夏、排湾和鲁凯六族都有射日神话。在他们的射日神话中，主要叙述以下内容：第一，天上有两个太阳，日夜轮流照射，人类苦不堪言，难以忍受。布农族传说太阳照射的酷热把孩子晒干了；泰雅族传说没有黑夜，夫妻不能做爱；赛夏族传说没有昼夜，终年酷热，河水干了，

担心地上的生物会灭绝，于是，有射日之举。第二，被射中的一个太阳（或瞎、或残、或死）变成月亮，从此太阳、月亮分昼夜轮流出来，人间才有温暖。第三，表现了各族群的先民们为了征服大自然，追求幸福生活的顽强拼搏精神，有的是父子、祖孙为了射太阳，一代接一代地奋力向前，有的是夫妇、兄弟同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雾社传说，有两个太阳两个月亮一起出来，一个壮年父亲带一个青年和一个小孩去讨伐太阳。父亲没走到目的地就死了。青年变成壮年，射死一个太阳和月亮。另一个月亮被射伤了，才有了白天与黑夜之分。在回来的路上他也死了。只有那个小孩回到家乡时已成为白发老人了。此外，排湾、鲁凯还把太阳的酷热与天很矮联系在一起，用捣粟的石杵把天撞高了，一个太阳掉下来。在他们的神话中，这些射日英雄男女老少都有，却没有留下姓名。只有赛夏族传说他们的射日英雄是青年搭拉罗和莱，排湾族传说那位把天撞高、把一个太阳撞落下来的英雄是特卡尼家的人。可见，这些神话流传年代的久远和古老。

3. 日月的性别及其他。在阿美、雅美、排湾三族群的太阳神话中，阿美、雅美人都以月神为男性，日神为女性，排湾人说太阳生卵，当是女性无疑。布农人的太阳神话，明确两个太阳是兄弟，说明日神是男性。

太阳与月亮不仅性别不同，而且原本是一对夫妻，后来因感情破裂，各奔东西，永生永世再不相聚。阿美族的一则传说是，远古时候，太阳和月亮，本是一对夫妇，做妻子的太阳，非常妖媚淫乱，月亮因不悦太阳不守妇道而出走。月亮走后，太阳空闺难耐，欲与地上长得修长漂亮的细竹“普罗”成亲，遭到拒绝。太阳不得已怅然飞上天，从那以后，日月永未再相聚。阿美人普遍认为太阳为女性，月亮为男性，两个是夫妻。

台湾学者杜而未认为，月亮在不同地带可能有男性或女性的分别，但男性月神似代表更古的文化，因为在强烈的太阳神话正式打进的地带，太阳神即占取男性，月神即变为女性的。

台湾少数民族的太阳神话，当与大陆东夷族人的太阳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如东夷人以太昊、少昊为先祖，昊即太阳。考古学家认为，卜辞中的“东母”即太阳，可见东夷人亦以太阳为女性。这与古越人以太阳为男性，称太阳东皇公不同。东夷人的后裔商人，有朝夕迎送、礼拜和祭祀太阳的仪式，而且十分隆重。

在台湾少数民族的传说中，用于祭祀太阳的不是人工饲养的家畜，而是猎物。他们的祖先在射掉一个太阳之后，一个人躲进黑暗的岩窟里一年，很苦。后来跟野兽们商量，用牲礼祭拜太阳。可是蚯蚓躲进地下，鱼群浸在水里，不愿送牲礼。只有人跟野兽们，备送牲礼祭拜，才跟太阳讲和。这一传说，要比殷墟卜辞的记载古老得多，说不定当时作为牲礼的还有人类本身呢。我们推测，台湾少数民族中来自东夷的那一部分，可能与商人的先民分化了。山东沿海远古东夷族人太阳神崇拜，一直延续下来，以致秦始皇东巡时，还举行过玉器祭日的活动。其次，东夷人的羿射九日、夸父逐日神话，也能在台湾少数民族的上述太阳神话中，找到其踪影。关于两个太阳轮流出来以致不分昼夜的传说与《山海经·海外东经》的记载雷同。

二、洪水神话

除卑南族外，其他族群都有关于洪水神话的调查记录。大致说来，台湾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可分为原始型、过渡型和黏合型三类。

1. 原始型。布农、邹（曹）、鲁凯（玛卡方言）属此。布农人传说，大蛇拦住了河流，河水泛滥成灾，族人避难到玉山和卓社大山。玉山有火，卓社大山的人派蛤蟆去取火，潜水时火灭了。最后派介宝岛去，才把火取来。螃蟹与大蛇决斗，把蛇剪断了，水才消退。邹族传说，怪鳗横着堵塞住河流，土地才变成海，巨蟹和野猪与怪鳗决斗，剪破了怪鳗的肚子，水便消退了。鲁凯族的玛卡方言《创世纪》传说，海水涌来，住民逃到山上住了五天。祖先沙布来将水退去。剩在地面的水，被雌雄两只狗喝干了；特那方言及曼斗兰方言的《创世纪》，传说洪水泛滥时，人们逃难到帖巴达兰山，派羌去取火，但火熄灭了，便学苍蝇“揉手”的方法，转动树木生火。

此型洪水神话的特点是：第一，洪水的起因是大蛇、怪鳗堵塞河流造成的，甚至没有交代起因，直说洪水来了。这与因人类得罪了神，神怒而发洪水惩罚不同。第二，人兽共处，野兽不仅帮助人类取火种或人类受它的某种动作启发而钻木取火；而且兽与人一起，或独自担负起制服洪水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而不是神的意志使洪水平息。第三，没有兄妹或姐弟成婚、繁衍人类的内容，也没有涉及人种来源这一重要内容。他们之所以能战胜洪水，各种动物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说明这类洪水神话的古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还处于钻本取火、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社会阶段。

2. 过渡型。这类神话中，虽然没有关于人种来源的传说，但洪水的发生已脱离了自然灾害的原始面貌，加进了神怒而发生洪水，以致要用人祭才能使神息怒与洪水消退的内容。泰雅族传说，在很古的时候，只有平地、小山和河川。有一天洪水来了，平地变成了海。住民们从平地逃到小山，再逃到大霸尖山。泛滥的洪水，一直把人们逼到山顶。被困在山顶的住民商

量，洪水泛滥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族人触怒了神？于是提出选一个人牺牲当作礼物献给神。他们先从族人中选出一个最无聊，死了也无所谓的人做牲礼，祭拜后投进水里。可是洪水发出激烈的声音，反而泛滥得更厉害。大家又商量说，我们把最无价值的人献给神，神一定很生气，应该把头目的女儿献给神。头目虽然很疼爱独生女，但为救族人，必须顺从神意，便允许大家的要求，把女儿献给神，投入水里。瞬间，水发出轰隆的声音，像山崖崩裂一般，急促退去了。不久，露出了土地，形成高深的溪谷和山崖。水流的方向也固定了。泰雅人的祖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又恢复种粟等农事生产。

泰雅族的洪水神话，虽然提到神怒，但并没有与洪水的产生直接相联，只是猜想。对付洪水的办法，先是消极地退避到山顶居住，继而以头目的女儿为牲礼祭神，洪水才退了，人们重新过上了农耕生活。这里的头目，并不是后世的统治者或英雄，只是氏族成员的一分子，他依照众人的意见和请求，牺牲了自己心爱的独生女，而谋求全民族的安宁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联系到泰雅人传说其祖先为了追寻太阳才由大陆的北方来到台湾。泰雅族的这则洪水神话就像是对远古黄河泛滥改道的朦胧回忆。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河伯神话，古代殷人就有以璧幸者沉河祭祀河神的习俗。而泰雅族传说以头目女沉河以平神怒，说不定这才是关于河神祭祀的本来面目呢。

3. 黏合型。赛夏、雅美、阿美、鲁凯及属于平埔族系的巴宰人的洪水神话属这一类型。再从人类来源这项内容细分，又有兄妹婚亚型与其他来源亚型。阿美、鲁凯、巴宰的洪水神话属兄妹婚亚型，雅美、赛夏属另一亚型，而后的洪水神话可能比兄妹婚亚型更为古老。

雅美族传说，一个怀孕的妇人走到海里，用膝盖把岩石翻

过来，把珊瑚翻过来。突然，从岩石、珊瑚底下涌出海水，漫向岸边，漫向村子。人们看到神怒了，就逃到山上。那个怀孕的妇女把盐和老鼠也带到山上。洪水不退，人们饿死了。到了第9年，她把老鼠投进海里，水才退了。神眺望大地，说“美丽的雅美岛！”（按指今兰屿）便把巨大的岩石丢到吉巴布特地方，岩石破裂生人；海边的竹子被风吹得摇来摇去，也破裂生人。这两个人的阳物很长，碰到自己的膝盖，膝盖鼓起来。不久，右膝各生了一个男孩，左膝各生了一个女孩。两对兄妹结婚，生的孩子是瞎子，他们很伤脑筋。后来想到是违背了神的意志，就互相交换妻子以祓除不祥。自从竹子家的女子嫁给岩石家的男子，岩石家的女子嫁给竹子家的男子，排除了近亲结婚，两家生的孩子都很健康。

雅美族这则洪水神话，是对母系社会图腾崇拜的追忆。那时，人们不知生育是怎么回事，充满神秘感，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以为妇女生孩子与男女交媾无关，而是神或别的事物赐予的。所谓竹子生的人、岩石生的人，不过是以竹或岩石为图腾的两个氏族群体而已。

赛夏族的洪水神话也失落了发生洪水原因的环节，人类来源也不是由兄妹成婚繁衍而来。只说古时候发生过一次洪水，人类都被淹死了。只有一个男子乘织布机漂流到希鲁卑雅（Siru—biya）山，幸而没有死，神恐怕人类灭绝，就把那个男子杀死，将肉切成碎块，念着咒语投入海中变成人。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并赐名为赛夏。神又将肠子截成细段，投入海中念咒，变成的人就是汉人。因为是肠子变的，所以汉人的寿命长。神又将骨头变成人，就是泰雅人。所以泰雅人顽强无比。

赛夏族的洪水神话，说明他们与汉族、泰雅族有共同的来